

三國志演義
古版匯集

柳存仁校書

三國志演義古版匯集

西班牙藏葉逢春刊本

三國志
史傳

陳翔華 主編

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陳翔華 主編

三國志演義古版匯集

西班牙藏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史傳

(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班牙藏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史傳/(明)羅貫中著;陳翔華主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013 - 4068 - 2

I. 西… II. ①羅… ②陳… III. 章回小說—中國—明代 IV. I24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41654 號

責任編輯: 殷夢霞 李強

書名 西班牙藏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史傳(全二冊)

著者 羅貫中 著 陳翔華 主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90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068 - 2

定價 980.00 圓

三國志演義古版匯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陳翔華 中國國家圖書館

編輯委員（按姓氏筆劃順序）

金文京 日本京都大學

周兆新 北京大學

馬泰來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馬蘭安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

陳慶浩 法國科學研究中心

殷夢霞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盧慶濱 英國倫敦大學

顧問

柳存仁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三國志演義古版匯集序

陳翔華

《三國志演義》是一部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古代小說名著，不僅一直深獲中國廣大民衆的喜愛，而且在域外也大受歡迎和得到很高的評價。這部小說首次梓行的第五十一個年頭就遠傳到國外，歐洲彼岸的西班牙王國在公元十六世紀中葉便已入藏了一部很早刊刻的『加像』本。現存於世的明代以及清代初期的刻本三十多種，而亞歐美諸國所藏就有二十多種，不少是中土久佚或前所寡聞的珍稀版本。至今，域外諸國還已將這部小說的通行本翻譯成十多種文字出版，而且日本、韓國等一些亞洲國家又將之改編成電影、電視連續劇及動畫片上映，使婦孺諸輩也能直接感知於視聽，因此傳播日臻擴大，影響更加深入。

國外知識界對《三國志演義》，也予以十分積極的評價。日本作家吉川英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編譯日文本小說《三國志》時，明確地指出這部小說構思之雄偉，所寫活動場面之廣闊，『世界古典小說均無與倫比』（編譯本自序）。前蘇聯、日本等國多部大百科全書也都有中肯的介紹。法國《拉魯斯大百科全書》還說：『在歷史小說中，《三國志演義》是最著名的一部』；美國《新哥倫比亞大百科全書》在述評中指出，《三國志演義》是描寫英雄業績的『一部早期的杰作』；英國《卡史斯頓大百科全書》則稱之為史詩般的作品。

近年來，中國以及澳大利亞、日本、俄羅斯、美國、英國、加拿大、韓國等學者又陸續進行某些層面的開掘與探索，已取得了可喜的學術成果。但是，由於年代的久遠，資料的分散和欠缺，研究工作受到一定的局限，有些

方面尚有待於繼續深入。以下僅就涉至《三國志演義》版本的有關問題，談談某些拙見，以求正於方家。

一

《三國志演義》（或稱《三國志傳》）^{〔一〕}的編撰者羅貫中，名本，東原（今山東省東平縣）人，一說太原或杭人。元末明初杰出的俗文學作家。有小說、雜劇多種，其中以《三國志演義》一書最爲卓著。

在歷史上，從羅貫中的編撰成書以前，到《三國志演義》文字的陸續刊刻，完整的三國故事傳播形態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

野史評話階段：羅貫中以前或其相近年代，除軼聞瑣記與片斷傳說外，已經生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敘事性作品。例如元代中葉刊刻的《三國志平話》與後來翻刻本《三分事略》，以及還有研究者認爲當出自元代而「重刊」於明成化年間的《花關索傳》等。這些敘事作品的特點是：第一，具有首尾完整的情節結構，描寫較多的人物形象（其中以蜀漢方面集團的人物爲主體）。第二，在故事內容上，真假相孱雜。明庸愚子指出，羅貫中成書前，「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所謂野史評話，就是「講史」（陶宗儀《輟耕錄》記元代講史伎藝人「胡仲彬乃杭州勾欄中演說野史者」）。伎藝人的講史，「大抵真假相半」（《都城紀勝》、《夢梁錄》）。『大抵』者，約其指也。《三國志平話》的基本情節安排大體上還合乎歷史發展的順序，有的事件也有一定的歷史依據，但有不少虛擬和想象，如孔明殺曹使、諸葛亮死後令司馬懿不得與蜀漢爭鋒等等。至於說唱詞話《花關索傳》則更爲虛誕。第三，在民間流傳，語言頗俚俗。庸愚子還說：「這種野史評話，多『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

傳抄階段：今見最早的文獻記載，是明弘治七年甲寅（一四九四年）的庸愚子（金華蔣大器）《三國志通俗

演義序》。當時，庸愚子所看到并爲之作序的就是傳抄本。庸愚子指出：第一，這部小說的編撰者是『東原羅貫中』。第二，同野史評話相比較，羅貫中小說『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所謂『庶幾乎史』，即接近於歷史，但當然并不等同。也就是可以說，《三國志演義》書中仍然保留有野史評話的傳說成分。第三，敘事的語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也介於史書與評話之間。第四，在文人中廣泛傳抄，『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

從書成到首次版刻間，這部長篇小說便已由稿本產生出很多傳抄本。庸愚子說，當時讀者『爭相謄錄』。其『爭相』的結果，傳抄本不會止有一部而當有好幾部。這一百多年來，輾轉反復的傳抄而出自衆人之手，其間難免諸多舛互訛奪以及增刪修改。例如所見最早梓行的明嘉靖元年壬午（一五二二）修髯子《引》刊本，其卷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有云『後尹直贊孔明曰』并引錄《贊》辭一首。按此《贊》乃見明尹直（一四二七至一五〇七後）《名相贊》卷之二『蜀漢』，題《丞相武侯諸葛孔明明》。尹直字正言，江西泰和人。景泰五年（一四五四）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孝宗弘治帝即位，『令（其）致仕』。弘治九年他還上表，『冀召對。帝却之。正德（一五〇六至一五二一）中卒』（見《明史》本傳）。《名相贊》卷前有著者引言，署『弘治甲子春二月初吉』、『七十八翁澄江居士尹直正言引并書』。『弘治甲子』即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此時他已『致仕』還鄉多年。可見《名相贊》成書比庸愚子爲傳抄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撰序晚了整整十年，其贊孔明辭當非羅貫中原書所有，顯然是庸愚子撰序以後的傳抄者擅自添加闢入的。

版刻階段：關於這部小說版刻的最初記載，見於修髯子（關西張尚德）《三國志通俗演義引》。此《引》以答客問的形式，說是書『以俗近語鑿括成編』，使人了然於『是是非非』，『裨益風教，廣且大焉』。客者隨即提出：『這部長篇小說『簡帙浩瀚，繕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於是，以前『簡帙浩瀚』的手抄『繕

本』，從而便有了梓刻。由此可知，《三國志演義》首刻年代乃在修髯子撰《引》之時。今見三種明刊本存錄修髯子《引》，但其所署撰年却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為嘉靖元年壬午（一五二二）說，見上海圖書館藏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據以影印的主要底本）。卷前《引》末署「嘉靖壬午孟夏吉望關中修髯子書於居易草亭」。一為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一五二二）說，見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明夏振宇刊本卷前《引》末署「嘉靖壬子孟夏吉望關中修髯子書於居易草亭」。此「嘉靖壬子」說，又見明萬曆間周曰校刊本卷前所署。按「嘉靖壬午」與「嘉靖壬子」，年份的天干「壬」字相同，而其地支「午」與「子」兩字不同，時間却相差了三十年。故此，其間必有一誤。

考修髯子《引》刊本的首刻時間，應在嘉靖元年。據記載，明武定侯郭勛在嘉靖十年至十六年間編印《大明英烈傳》時，刊刻過《三國志通俗演義》等（見本文下節）。而今見修髯子《引》明白無誤地指出其撰《引》前只有抄本，正由於「繕本甚艱」，因此才「壽諸梓」以「公之四方」。可見修髯子《引》刊本的首刻時間只會在「武定板」之前，而不可能如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所署的嘉靖三十一年。

再看書目著錄。最早著錄《三國志通俗演義》一書的，是明高儒《百川書志》。其卷六史部野史類記此書「晉平陽侯〔相〕陳壽傳，明羅本貫中編次」云云，與上海圖書館藏本卷端題署大體相同。高儒著錄的內容提要，也是參考庸愚子《序》與修髯子《引》而撰成的。修髯子說：「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通常讀者展卷「鮮不便困睡」；而這部小說「以俗近語，隳括成編」，使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高儒則概括而換言之，說：「羅氏小說『非史氏蒼古之文，去警傳詼諧之氣』，而『非俗非虛』，使讀者『易觀易入』云云。高儒顯然是讀過修髯子《引》的，而其所著錄亦當為此書首刻本。《百川書志》是百川子高儒的家藏書目，修成時間見自序所題『大明庚子歲嘉靖夏五月端陽日書於志道堂之楹』^{〔三〕}。按「庚子歲」即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由

此著錄而知，《三國志通俗演義》既然在嘉靖十九年以前已經入藏於涿州高儒的書齋志道堂，則其刊印時間必先於此。上文已提及，標示這部小說首刻時間的修髯子《引》的撰年有兩說。假設修髯子《引》撰於嘉靖三十一年，那末《三國志通俗演義》首刻則比嘉靖十九年成書的《百川書志》要晚十二年；倘若如此，高儒是無從著錄於他的家藏書目的。只有修髯子《引》撰於嘉靖元年而首刻之，即比《百川書志》要早十九年出書，高儒才能入藏并加以著錄。

以上可見，經過傳抄階段的羅貫中《三國志演義》，始刻於明嘉靖元年壬午無疑，而盡管現存所題修髯子《引》刊本未必都是此年印行的。

一一

嘉靖元年以後，明代官私家紛紛競爭刻《三國志演義》。

嘉靖、隆慶年間刊本，今所知見的存書或著錄，有：

第一，嘉靖元年壬午（一五二二）修髯子《引》刊本（下或略稱為嘉元序刊本）二十四卷，上海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以及原北平圖書館（舊存）等處藏。諸藏本不一定都是首刻初印本，即有的是，但也有其母本或祖本乃出嘉元序刊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配補修版而成所稱嘉元序刊《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影印本，其實是一個不可視同於原藏的湊合本^{〔四〕}。

又，上海涵芬樓一九二九年影印本，書名作『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按涵芬樓曾借日本文求堂田中所藏本，後又購得前半部配補之，乃影印成全書。因底本缺嘉靖元年序而僅存弘治序，影印本遂誤題作『弘治本』。經比勘而見，其刻板形式、行款、字體等俱同上海藏本，內容上除卷十六《玉泉山關公顯聖》對關羽被俘受

戮的文字加以刪減重寫外，其餘正文與夾注幾乎相同。所謂『據明弘治本景印』的原底本，其實是嘉元序刊本的后印本。

第二，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一五四八）元峰子《序》刊本十卷（存八卷：卷一、二、四至九），葉逢春刊，西班牙馬德里愛斯高里亞爾修道院藏。（下略稱為葉逢春刊本，或西班牙藏本）。此本卷前有《三國志傳加像序》，末署『時嘉靖二十七年歲次戊申春正月下浣之吉，鍾陵元峰子書』。上圖下文，是今見最早的《三國志演義》『加像』本。

第三，武定侯郭勛府刊本。明晁璫《寶文堂書目》卷中子雜類著錄《三國志通俗演義》，下有小字註云：『武定板』。按『武定板』，即嘉靖間武定侯郭勛府刊本。勛為明開國功臣郭英之後，正德三年（一五〇八）襲封。『嘉靖十年間，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做《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記》』（明刊本《皇明通紀述遺》卷十）。至嘉靖十六年，郭勛『乃疏乞祀英廟廡』，『上是勛言，進英祀』（見同前）。嘉靖十八年閏七月，『進封郭勛翊國公』（明刊本許重熙《憲章外史續編》卷三），不再稱『武定侯』了。可見『武定板』當刊刻於嘉靖十年（一五三一）以後數年間，最遲不晚於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十二月^{〔五〕}，要比葉逢春刊本早些時候。

第四，都察院刊本。明周弘祖《古今書刻》上編著錄都察院刻書有『《三國志演義》』等。按周弘祖，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進士，曾官福建提學副使等。周氏主要活動於嘉、隆間，故疑都察院刊本當成於嘉靖或隆慶年間。（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疑此書為『嘉靖刊本』。）

第五，經廠刊本。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內板經書紀略》記載明內府經廠庫內所藏司禮監刊本的板片中，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廿四本，一千一百五十葉』。按司禮監所屬經廠刻書用工，嘉靖十年核定額為刊字

匠三百十五名、刷印匠一百三十四名、表背(裝訂)匠二百九十三名及紙匠、墨匠等共一千二百七十五名，當時刻印圖書很多。經廠刊本《三國志演義》當成於嘉靖或稍後時間。按王重民以爲涵芬樓景印的底本『即此本』(《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十四小說類)，但不知是否。

此外，明《文華殿書目》著錄有《三國志通俗演義》(見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十六)，不知即司禮監經廠刊本否？

到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明代著名出版家與通俗小說雜著編纂家余象斗談及坊刻本。他在其所刊《批評三國志傳》的封面識語中說：『《三國》一書，坊間刊刻較多』，同時又在《三國辯》中指出：『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全像者止劉、鄭、熊、黃四姓。』這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很值得我們注意。

(一)余象斗當時所說坊刻本『何止數十家』，刊板極其繁富，而今我們對此幾乎無所知悉或知之甚少。現存此前的坊刻本，有確切年代可考的有葉逢春刊嘉靖二十七年序本和周曰校萬曆十九年刊本兩種，而這兩種早於萬曆二十年又帶有插圖的坊本，却還都沒有納入余象斗的計數之內。(按余氏說全像本，『止劉、鄭、熊、黃四姓』)《三國辯》所說『何止數十家』云云當非虛言，再加上葉、周二氏所刻，更見民間刊刻此書之風很盛。

(二)余象斗所知見的《三國志演義》坊刻本并非俱出於萬曆年間，其中有些肯定在前朝已經刊板了。《三國辯》談及出刊『全像』本的鄭氏宗文堂、熊氏種德堂、黃氏仁和堂、劉氏愛日堂，都是建陽書林的刻書世家^{〔八〕}。余象斗說，鄭氏宗文堂刊本『人物丑陋，字亦差訛，久不行矣』；又說劉氏愛日堂刊本『其板雖無差訛，士子觀之樂然，今板已蒙，不使其覽矣』。按諸『全像』本如果刊刻於萬曆元年，到余象斗所見時不過二十年，當不至於『今板已蒙，不使其覽』，或稱之『久不行矣』。由此可以推知，其刻板當在以前，上溯乃至隆慶或直達嘉靖間。

(三)已經出現了刪節整理本。余象斗指出，黃氏仁和堂『全像』本，『紙板雖新，內則人名、詩詞去其一分』。

也就是說，這個刊本所描寫的人物和引述的詩詞，比原本要少些。究竟是仁和堂的刪節還是此前底本的削減，今已不得其詳了。

總之，嘉靖以來刊板繁多，而其中盡管不少失佚或不見於著錄，但當時也已經出現了修改本和『全像』本。

三

所見《三國志演義》的明代以及清代初年刻本，都經過了加工修改，并不完全是羅貫中原著的初始面目，盡管其中也程度不等地保存有原來的文字。而且版刻早的刊本也未必都比後刻者更接近於羅氏原書，如果這些後刻者真正來自『古本』或『舊本』。

在明代，《三國志演義》的刻本存在着『古本』、『舊本』文字以及『新舊本』共同的文字。

先說『古本』文字。例如《三國志演義》寫劉備冒風雪往訪諸葛亮未遇時，所聽到黃承彥『口誦』（一作『口頌』）《梁父吟》一詩的詞句，諸明刊本就有『古本』與非古本（即新本）的文字異同。今將萬曆十九年周曰校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下略稱周曰校刊本）卷四記載《梁父吟》詩及其後考證『古本』的文字，抄錄於下：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空中亂雪飄，改盡山川舊。仰面觀太虛，想是玉龍鬥。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白髮銀絲翁，豈懼皇天佑。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考證」古本作盛感皇天佑。

周曰校刊本指出此《梁父吟》第十句，『古本』文字則不同，乃作『盛感皇天佑』。其實，差異還不止於此句。現將所見刊行年代可識別的明刻本，表列其中《梁父吟》相關異同處，以考『古本』與非古本的文字。

所見明刻本中《梁父吟》相關異同比照表

版本	刊行時間	句數	第三句	第九句	第十句	備注
嘉元序刊本	嘉靖元年	十二句	空中亂雪飄	白髮銀絲翁	豈懼皇天漏	黃承彥「口誦」
葉逢春刊本	嘉靖二十七年	十句	長空雪亂飄	白髮老衰翁	盛感皇天佑	黃承彥「口誦」
周曰校刊本	萬曆十九年	十二句	空中亂雪飄	白髮銀絲翁	豈懼皇天佑	黃承彥「口誦」
余象斗刊本	萬曆二〇年	十句	長空雪亂飄	白髮老衰翁	盛感皇天佑	黃承彥「口頌」
熊清波刊本	萬曆二四年	十句	長空雪亂飄	白髮老衰翁	盛感皇天佑	黃承彥「口念」
黃正甫刊本	天啓三年	十句	長空雪亂飄	白髮老衰翁	盛感皇天佑	黃承彥「口歌」

以上可見：（一）就《梁父吟》第十句而言，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熊清波刊本、黃正甫刊本以及未入上表的湯賓尹校本、劉龍田刊本等俱作『盛感皇天佑』，如周曰校刊本注釋（『考證』）的提示，這些正是『古本』文字。而通常被認為今存最早的嘉靖元年序刊本等此句則作『豈懼皇天漏』，却反是經過改易的非古本（即新本）文字。周曰校刊本此句末三字雖與古本相同，但其首兩字『豈懼』同嘉元序刊本，亦非俱是古本。

（二）古本《梁父吟》共十句，而非古本却增衍至十二句。全書的關鍵在於第十句。余象斗刊本等第十句『盛感皇天佑』，意乃由紛飛的瑞雪聯想到預兆着的豐年即將來臨，老翁黃承彥於是深深感懷上天的神『佑』。全詩至此，意已盡止，不必再畫蛇添足，因而只有十句。但是，嘉元序刊本第十句改作『豈懼皇天漏』。按『皇天漏』乃喻紛飛的大雪。全句只說不畏隆冬雪寒，詩意不能已，故據前後文再補添『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作

結，便有了十二句。至於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等情形雖不盡相同，但也都襲用了嘉元序刊本或其母本的末兩句，成十二句。

(三)此詩第十句誠然是『古本』與非古本文字最重要區別之所在，但是其他詩句也并非沒有異同。例如第九句，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作『白髮老衰翁』，文字質樸直白，亦當為『古本』文字；而嘉元序刊本、周曰校刊本則潤色為『白髮銀絲翁』，便雅馴得多了。又如第三句，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作『長空雪亂飄』，而嘉元序刊本、周曰校刊本作『空中亂雪飄』。諸如此類，由於意思差別不太大，所以明刻本註釋無需一一揭示，以免繁複。

其次，說『舊本』。今見三種明刻本的註釋，指出當時還存在『舊本』《三國志演義》。嘉元序刊本卷十二《張永年反難楊修》寫張松詐稱《孟德新書》乃戰國時無名氏作，蜀中小童亦能暗誦。楊修辯駁之，說：『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汝於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曹操聽楊修說張松的記誦，以為『古人與吾暗合』，於是『遂令扯碎其書（《孟德新書》），燒之』。其下還特加雙行小字夾註，指出：『舊本（《三國志演義》）「書」作「板」，差矣』云云^{〔七〕}。嘉元序刊本這裏提出了『舊本』與非舊本的異同，這些文字的基本意思在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中都可以看得到。現將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所寫的楊修辯駁，曹操聽到楊修說張松記誦後的反應，及其下的小字夾註，以與嘉元序刊本、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此處文字俱同）相比照：

版本	楊修辯駁	曹操反應	小字夾注
葉逢春刊本	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刊板，未曾傳播於世。（下略）」	曹曰：「莫非古人與吾暗合否！」遂命破板燒之。	至今此書（《孟德新書》）不傳於世。
余象斗刊本	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刊板，未曾傳播於世。（下略）」	操曰：「莫非古人與吾暗合否！」遂命破板燒之。	至今此書不傳於世。
嘉元序刊本	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下略）」	操曰：「莫非古人與吾暗合歟！」遂令扯碎其書，燒之。	柴世宗時方刊板。舊本「書」作「板」，差矣。今《孫武子》止有魏武帝註。
夏振宇刊本	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下略）」	操曰：「莫非古人與吾暗合否！」遂令扯碎其書，燒之。	「考證」《孟德新書》不可考，今《孫子兵法》有魏武帝註，疑即此書。至柴世宗時方有刊板。舊本《三國志》。

由此而見，在嘉靖、萬曆間，《三國志演義》已存在着「舊本」與非舊本。這裏區別的關鍵在於《孟德新書》不是板刻的印刷品。正如嘉元序刊本的小字註所指出：「舊本「書」作「板」」（夏振宇刊本與周曰校刊本這裏的「考證」文字漏脫此句，但其意思與嘉元序刊本完全相同^{〔八〕}）按今姑勿論「刊板」的起源，但是從歷史上看，曹操那個時代還沒有產生雕板印刷術則是肯定的。所以，非舊本將有關文字修改作「雖已成佚」、「遂令扯碎其書燒之」，而「舊本」或以「舊本」為母本、祖本的後刻本仍然保存原來的「雖已刊板」、「遂命破板燒

之」。

在所見諸明刻本中，除上表列出外，保存這些『舊本』文字的還有湯賓尹校本、熊清波刊本、劉龍田刊本、朱鼎臣輯本、黃正甫刊本等；而已加修改過的非舊本，則還有周曰校刊本、李卓吾評本、鍾伯敬評本等。

上表所見的非舊本註文，都是針對『舊本』而言的。非舊本的這裏註文，包含有兩重意思。其一是指出『舊本』正文『刊板』、『破板』的錯誤，說明與非舊本的異同（已見上文叙說）。其二是關於《孟德新書》的流傳問題。『舊本』小字註云：『至今此書不傳於世』。（湯賓尹校本因正文『破板燒之』，而小字註云：『致令此書不傳於世』，稍異。）而非舊本小字註則對之，却認為此書未必『不傳』。嘉元序刊本說：『今《孫武子》止有魏武帝註，夏振宇刊本與周曰校刊本說：『今《孫子兵法》有魏武帝註，疑即此書』。按非舊本小字註當自有據。今見《隋書》經籍志三著錄：『《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註』，『《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又，《宋史》藝文志六兵書類著錄：『魏武帝註《孫子》三卷』。這些著錄當為非舊本小字註所參考。

從這些小字註中，我們也可以不難地看到某些版別文字生成的先後。在這裏，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不僅正文保留『舊本』文字，而且其小字註文也比嘉元序刊本早。嘉元序刊本是通常被稱為最早的刻本，今見所藏如果不是經過遞修後印的話，這裏的正文與小字註却為什麼反出於晚刻數十年的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之後呢？這是因為在傳抄與刻印過程中，嘉元序刊本經過了很大的修改和過度的整理，而余象斗刊本等雖也有所整理，但是較多的保留『舊本』、『古本』的原有文字。

再次，說『新舊本』。夏振宇刊本卷十一《姜維洮西敗魏兵》寫蜀大將姜維伐魏而背洮水布陣，魏雍州刺史王經引『十員牙將』出，乃回顧諸將說：『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也。彼若退動，便可追擊。』於是，『四將左右而出，來戰姜維』。在王經所下達的口頭命令中，當說到『汝四將可戰之』時，下有註釋：

〔考證〕傳內四將，新舊本皆不載姓名。及考三國志史傳，乃有姜維在洮水殺了魏將張明、花永、劉達、朱芳等一十餘人，蓋即此四人也。

夏振宇刊本的這條註文，在周曰校刊本中也可以找得到。這兩種明刻本所說的『新舊本』，即爲《三國志演義》新本與舊本。無論是新本還是舊本，都沒有寫出王經部屬『四將』是誰？不過只在這一點上相同，而其實正文的具體表述却又有所不同。今取數處可見舊本文字的余象斗刊本，與存有若干新本文字的夏振宇刊本相比較：

余象斗刊本	夏振宇刊本
<p>於是蜀兵皆在洮水列成陣勢。姜維出馬與魏將對話，門旗裏王經引數十騎牙將而出。經問曰：「今天下已成鼎足之勢，汝等長時出寇，此心不成，庶無耻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理宜問罪，何況是仇敵乎！敢死者出馬。」經回顧諸將曰：「蜀人背洮水而來鬥敵，此軍必敗。敗則背水投於水矣。姜維勢勇，汝等四將，何〔可〕併力戰之。維若一走，便可追擊。」言未畢，左右四員猛將四般軍器，來戰姜維。</p>	<p>此時蜀陣背洮水布列。姜維出馬，搦魏將答話。王經引十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入寇，此真不識時務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何況是仇敵之國也。敢死戰者出馬。」經回顧諸將曰：「蜀兵背水爲陣，敗則皆歿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也。（下有『考證』，已見上文所引，此處從略）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左右而出，來戰姜維。</p>

上表所見，余象斗刊本寫『王經引數十騎牙將而出』，湯賓尹校本與此相同；而夏振宇刊本作『引十員牙將』，嘉元序刊本、周曰校刊本同。按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都有註文『考證』，說姜維在洮水殺魏將張明等